



爸爸突然跪下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一幕依然像一只虫子，不时咬噬着我的心……

# 下跪的父亲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苟晓霞

## 一

只见，爸爸突然跪下——20多年过去了，那一幕依然像一只虫子，不时咬噬着我的心……

那是2004年7月，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，爸爸根本不相信我只能读二本，他心里一直以为我会跟他朋友的女儿一样，会读川大的考古系！

爸爸失眠了几个晚上，突然要带我去北碚，找他的知青朋友、文学院的杨伯伯。我硬着头皮跟着爸爸，敲开杨伯伯的家门。杨伯伯去外地讲学了，他妻子一边给我们倒茶，一边建议我们改天再来。她也是爸爸和杨伯伯同一期的知青，我想他们是熟悉的，但时时冷场，爸爸却一直在说我的学业和分数：“有没有办法读其他大学啊？帮帮我女儿，帮帮我女儿！她也是发挥失常，平时成绩也还好啊……”

我其实听不进他们的聊天，不觉得他们在谈我的事，我可能在思念我的初恋男友，为他考了高分而高兴吧。

直到“扑通”一声，我才看见爸爸已跪在了地上。他嘴里不停地说着，絮絮叨叨，小心翼翼。那一刻，如五雷轰顶！我羞愧难当，只觉得爸爸太丢脸了，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这样“下作”！我赶紧去把爸爸拉起来，内心有无数个声音说“不需要”。

后来我去读了爸爸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二本，拒绝一切帮助，跟爸爸说了所有的硬话狠话。杨伯伯也给我打过电话，告诉我他的学生也在那里教书，那里的中文系还是不错的，让我多多向他的学生请教。“我们都了解你爸爸，他是最淳朴、老实的人……你不要贬低你的爸爸，他值得我们尊重……”

## 二

回想起爸爸，脑子里总荡漾着童真的歌曲，愉悦的旋律——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……”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“夜半三更哟，盼天明，寒冬腊月哟，盼春风……”

他没有传统父辈的威严，他幽默、温暖，小时候只要跟爸爸在一起，哪怕做家务都像玩游戏。晚上，累了一天的爸爸会给我讲故事。每每还要提高嗓门：“用重庆话，还是普通话讲啊？”爸爸仿佛的话剧演员，可以熟练游走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。每天夜晚，爸爸就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来——《西游记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格林童话》……一个个神秘的故事里，让我分不清哪是故事，哪是梦境，梦中的故事、歌曲，让我睡觉都带着甜甜的笑。连姑姑都说我脾气最好，总是面上含笑。是啊，爸爸有一双“魔手”，只要有爸爸在，万事都可以施魔法！早晨如果我起不来，爸爸就随意编个顺口溜：“么二三，油炸豆腐干，一脚踢到歌乐山——数到三，就要起来哟。”……总之，我从小就是早起的，体育棒棒哒，还特别会讲故事。

爸爸是老三届知青，热爱苏联歌曲、文学、体操、游泳；妈妈是农家姑娘，做农活在村里数一数二，做咸菜，推豆花，炒菜做饭，永远的第一。若妈妈是个普通的不能干的农村姑娘还好，可偏偏她太能干了。在我1岁时，父母就离婚了。妈妈在城里处处受挫，而在农村如鱼得水，能干的妈妈要独立建造自己的天地，“为啥要在城里受气！我穷，穷得硬气！”

转眼我到了6岁，要上小学了，妈妈一次次地来，接我去户口所在地读书，虽然我已经在江北城上学前班了。

爸爸想给我迁户口，找了当警察的三姑爷帮忙。三姑爷说：“你就不要见娃儿的妈嘛，更不能每个月给她钱，这些都有证据、证人。”可是我的妈妈，就是有本事离婚后还月月找爸爸要钱。

其实在我5岁时，爸爸谈了个厂里的阿姨，对爸爸特别温柔和体贴，经常来我家做饭。而我一直刁难这个满脸笑容的阿姨，她让我挽毛线，要给爸爸织毛衣，我也使坏，一会儿就让毛线搅成一团解不开。

爸爸问我：“你不喜欢阿姨？她给你买了那么多好吃的，还帮你做事……”

“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……”我滔滔不绝，“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要妈妈，你跟妈妈在一起……”也只有爸爸面前，我才满地打滚，无理取闹。

我根本意识不到我满地打滚的话，将如何把爸爸和我推向永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中。

于是，爸爸和妈妈复婚了。我们一家三口，离开城里的爷爷奶奶，去了郊区的农村。

## 三

小孩子天然亲近大自然，穿梭在包谷林里，光脚踩在田坎的软泥上，捉龙虾，骑水牛……书中的童话世界真实地展现在我面前。爸爸呢，白天仍然在城里的印刷厂工作，下班辗转回到郊区农村的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在城里，是妈妈不习惯，男人可以容忍女人的笨拙；在农村，是爸爸不习惯，女人——多么深爱这个男人，才会包容男人的笨拙，显然妈妈并不深爱爸爸。当全村人嘲笑爸爸时，她立马站到娘家一边，数落爸爸。我张大眼睛，以为是大人们表演的喜剧！我惊恐地看到妈妈和娘家人开爸爸的玩笑——将家里狗咬过的骨头，居然又往爸爸嘴里送！全场所有的人——舅舅舅妈们，请来给妈妈修房子的包工头和砖瓦匠们都哈哈大笑不止。

我没有问爸爸为什么要妥协，跟妈妈来农村。是对妈妈的爱吗？“美丽的西双版纳，留不住我的爸爸，上海那么大，有没有我的家！”（电视剧《孽债》片尾曲）是因为我无意中模仿电视剧歌曲，让爸爸揪心，心软了吗？电视剧里面的知青放弃孩子，追求自我的新生活，爸爸看电视剧看得心疼了吗？要知道，爸爸本来也有机会选择一个如母亲般心疼他的城市女人……

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，煤油灯是主角，电灯只跑龙套。砍柴、担煤炭，这些重活自然落到爸爸肩上。本来就要转车，又走很远的泥泞小道，回到家已伸手不见五指。晚饭后，做家务，爸爸给我讲故事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很快就停止了。我在城里思念过妈妈，但到真正和妈妈一起生活时，我害怕妈妈，她既不温柔，也不会讲故事。大自然的新鲜感过了，我太想城里的爷爷奶奶，城里的一切。

“爸爸，我们还可以回城里吗？”

“你寒暑假回去吧！”

## 四

工资，是城里带回农村，它可以替爸爸换回一部分尊重，也能免除一点点农活。可惜，偏偏爸爸下岗了。没了工资，爸爸瞬间就成了一无是处的废人。土里田里的农活，爸爸不擅长。泥水匠石匠木匠的活，爸爸更是摸不着门道。

“哪个说一工一农，永远不穷？找个工人，还不如一个农民，啥事都不会做，要你来做什么！”

“你都40多岁的人了，还要我教吗？啥子都不会做，有啥子用……”

一个男人最大的苦，莫过于妻子的数落。当知青时，爸爸求剃头匠教他理发，别的知青都是从家里要钱，而爸爸却往家里寄钱。十七八岁的他，惦记着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妹妹要养。于是一个鸡蛋，一筐洋芋、红薯慢慢存起来……

此时为了我，爸爸又拿起了剃头刀，天天走街串巷。去医院给病人理发，时时遭到保安的驱赶；夏天重庆中午天气太热，在银行，树荫下，坐着眯一下，就算满足的午觉！一支筷子在两张铁片间一刮——“铛一吱一铛”响声远播，人们就知道理发的来了。

爸爸反而又开心起来，唱起了《山城棒棒军》里的歌：“累了抱着棒棒睡，渴了抱着大碗喝……”听着爸爸唱歌，我第一次止不住擦眼泪——这是带我游泳、滑旱冰、泡温泉、逛公园的爸爸？这是我唱歌，为我请名师学画画的爸爸？

“剃头匠，剃个胎头好多钱？”

“十块嘛。”……

我念高中需要花的钱更多，爸爸对自己更吝啬，早饭吃很大一盆烫饭，带两个自己蒸的馒头，晚上回来也吃很多。“爸，你吃太多了！”爸爸总是沉默。后来才知道他午饭就是冷开水下馒头，不去餐馆，哪怕是一碗小面也舍不得。而那样艰难的日子，他也没有忘记给我办市图书馆的借书证，带我逛博物馆、新华书店，哪里大桥建好了，重庆标志性的建筑落成，都会带我去转转……

## 五

后来，我工作了，爸爸有一段时间独自搬到了嘉陵江边的山水丽都住，冬泳、打太极拳、听歌、看书、玩微信、刷抖音、拍视频，似乎也老有所乐。

我谈了个结婚对象，是个传统的北方人，很看重家庭，追求完美的家庭氛

围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迎合结婚对象，立马让爸爸搬回五里店跟妈妈一起住，营造完美家庭的假象。

“你跟晓霞打电话，劝劝她，我不想回去住。”姑姑转诉爸爸的话。

“晓霞，你爸爸辛苦了一辈子，他想哪个就哪个嘛，你哪个去安排你爸爸吧？”姑姑找到我说了好几次，我都听不进。

无奈的爸爸，还是灰溜溜地搬回了妈妈的身边。为了我，为了我以为的幸福婚姻。

“你不是很能干吗？哪个搬走了，还要回来呢？”妈妈每天都要数落爸爸几遍，爸爸从来不回答，更加沉默，除了打太极拳，就是独自逛长江。是的，这是他长大的地方，他横渡过的嘉陵江、长江，可能夜夜的涛声懂他的苦。

后来我又沉浸在丧子之痛中，却看不见爸爸已经病入膏肓。

炎热的夏天过去，国庆节，爸爸右手拿不起筷子了，我才带爸爸去看病，西南医院给的诊断是——已经肺癌晚期，癌细胞转移到右手右脚，所以右边才不听使唤。

而在带爸爸进医院的前几天，爸爸还在为我装修房子做最后的收尾工作。我期待的——回到小时候，爸爸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没有争吵的家的愿望，马上就要实现了……

可是我搬进新家时，爸爸已经走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一蹶不振时，常常听见厨房的锅碗瓢盆的声音，总觉得就是爸爸在厨房，他以前就是这样做好了饭，等我，见我一直不起来，忍不住用筷子轻轻敲打饭碗端到我的房间门口，“快点来吃哟，好香哟，好吃得很哟……”

## 六

很多人都在唱“爸爸去哪儿了”，好像所有的爸爸都缺席似的。我的爸爸，永在我心中。“真正的死亡，不是死去，而是遗忘。”当我唱起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Remember Me（记住我），我知道，爸爸一定在听；还有童年的那么多的儿歌，那是天堂的声音。

我每天晚上都以泪洗面，哭了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直到8个月后，又是一年的国庆节才没有哭了。我懂得张洁写的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如果爱是付出和成全，我没有爱过爸爸，我的自私、狭隘、自恋，不争气、不振作，都在伤害着他。

爸爸这一生，像他的知青朋友说的，老实厚道，有文艺细胞，他本可以简简单单、开开心心地过普通而平淡的一生，舒舒服服地听歌、运动、看书、写字……因我，你的后半生一直在咬牙硬扛，“跪着”走完了最后的路。

好想带爸爸重新去旅游，好想听他摆龙门阵，唱《常回家看看》……可惜，我什么都没有回报他。

只是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：跪着的父亲是那么的高大！面对未来的路，我再不会退缩。